

民国艳史演义

(下)

陶寒翠 著



责任编辑 张 克
封面绘画 张鸿飞

列强掠夺，民不聊生
袁氏称帝，张勋复辟
太监离婚，佣婢偷欢
男妓谋财，僧人猎艳
警察戏娼，女伶献媚
军阀纳妾，阔少嫖妓



ISBN 7-80528-645-0
K·259(上、下册)19.80元

民国艳史演义

(下)

陶寒翠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民国艳史演义

(上、下)

陶寒翠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长春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1 印张 700 000 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ISBN 7-80528-645-0

K·259 定价:(上、下)19.80 元

下 册

- 第六十一回 老去徐娘韵华随逝水
妆成西子蛱蝶戏春风 (1)
- 第六十二回 天壤王朗妆台司秽役
勾栏慧女醋劲发奇谭 (9)
- 第六十三回 美丈夫愤添疯疾
情小妹喜嫁萧郎 (17)
- 第六十四回 驰快马罚银两万块
倚高楼飞票一千金 (25)
- 第六十五回 三千面首奇女子钟情
一片拳飞大学生接吻 (33)
- 第六十六回 何敬廉消尽丈夫气
褚芹性乔装女子身 (41)
- 第六十七回 吕年清家破人亡
章运敏贪财好色 (49)
- 第六十八回 疝旅长花丛赔孽债
莽将军行馆试摩挲 (57)
- 第六十九回 督办多情元宵花照眼
省长好奇海上镜新磨 (65)
- 第七十回 樱花糖美人留妙喻
楚囚泪元首泣穷途 (73)

- 第七十一回 新嫌故素大闹集贤堂
低酌浅斟奉酬解纷客 (81)
- 第七十二回 开明园里舞影歌衫
桃花轩中珠联璧合 (89)
- 第七十三回 沈善方查禁模特儿
娄爱菽爱看人体画 (97)
- 第七十四回 谷钟琳关外起雄师
安叔瘦窖中殉大节 (105)
- 第七十五回 谈风月艳说巴黎
遇神仙薄逝瑞士 (113)
- 第七十六回 梁公子和血写情书
齐将军登车惊恶耗 (121)
- 第七十七回 丰姿楚楚张四妈遭疑
罪孽重重谭执政学佛 (129)
- 第七十八回 暗拢布被小妾伤心
偷吃唇脂大师得趣 (137)
- 第七十九回 仇瑛吉遣使聘佳人
羊韵诗把杯思故剑 (145)
- 第八十回 择肥论瘦介弟发狂言
触目伤心御医惊病象 (153)
- 第八十一回 痛挥红泪娼女多情
愤断青丝老尼饶舌 (161)
- 第八十二回 魂归忍利曲院论情禅
月上柳植良宵负佳约 (169)
- 第八十三回 杰阁崇楼吝人破钞
山珍海馐阔客评花 (177)
- 第八十四回 听摊簧狂花招浪蝶

	捞淌白艳窟荡春魂·····	(185)
第八十五回	论恶癖忠言逆耳 说爱情愤语伤心·····	(193)
第八十六回	独卧空房自伤身世 再圆好梦喜遇知音·····	(201)
第八十七回	换口味功德林吃素 趁月明吴淞口兜风·····	(209)
第八十八回	娄正为倚醉听清歌 于曼艳投金入绿水·····	(217)
第八十九回	临老入花丛督军好色 含愁居草莽苗女全贞·····	(225)
第九十回	打抽丰帐里言愁 翻新样座中问计·····	(234)
第九十一回	白昼啖珠喉明星献技 深宵飞细毂伶女惊心·····	(242)
第九十二回	莽将军心迷女诸葛 俏姑娘怀念旧情人·····	(250)
第九十三回	载洒看花别开生面 佯啼忍笑做出奇闻·····	(258)
第九十四回	献殷勤娇婢生愁 说运气名伶俯首·····	(266)
第九十五回	载言载笑清昼论诗文 胡帝胡天深宵酣舞蹈·····	(274)
第九十六回	意气扬扬夜仙初得志 人情落落阿狗剧无聊·····	(282)
第九十七回	送乳腐蠹人逢艳侣 施笞刑悍妇闹闺房·····	(290)

- 第九十八回 吃补品笑倒女仆
说嫖规敲诈乡遇…………… (298)
- 第九十九回 杀野狗历历听枪声
敬香烟频频窥怪状…………… (306)
- 第一〇〇回 问嫁妆丽人生巧笑
说秘诀傻子发狂言…………… (314)
- 第一〇一回 受监视少爷怀旧梦
破姻缘二宝起新愁…………… (322)
- 第一〇二回 半醉半醒隔房间秘语
听风听雨浴室念伊人…………… (330)
- 第一〇三回 孤枕单衾魂消黑夜
长吁短叹目断黄昏…………… (338)
- 第一〇四回 斫斧头鸨母定奸谋
翻门槛姑娘施巧计…………… (346)
- 第一〇五回 真宿孽狗官惧内
昵武生荡妇钟情…………… (354)
- 第一〇六回 饲金鱼惊鸿刚一瞥
买手帕绮思惹千端…………… (362)
- 第一〇七回 破好事总管拿人
讯私情将军斥婢…………… (370)
- 第一〇八回 悬梁自缢自是可怜虫
投水轻生终成同命鸟…………… (378)
- 第一〇九回 蛇影杯弓京华添怪史
笛声花影海上起新潮…………… (386)
- 第一一〇回 掷眼波有意遇无情
抛瓜子妙辞通戏语…………… (393)
- 第一一一回 白鼓娘当筵歌一曲

	陶监督扫榻待双婁·····	(401)
第一一二回	姑苏台花事感萧条 黄浦江风声惊急迫·····	(409)
第一一三回	英雄气短挥泪别佳人 纨绔无聊抠衣窥艳窟·····	(417)
第一一四回	玩秘本契友暗惊心 数年华主人抒妙论·····	(425)
第一一五回	泣穷途贫民行窃 中诡计荡子伤心·····	(433)
第一一六回	设寿筵忽来怪客 遭匪劫变出非常·····	(441)
第一一七回	闻枪声贺宾毕命 逞舌战憨妾娇啼·····	(449)
第一一八回	沈小龙举足戏情人 王大白良医治笃疾·····	(457)
第一一九回	伤心女跳海殉痴情 失恋人远游耽逸乐·····	(465)
第一二〇回	蒲绿榴红逍遥海上 风潇雨晦撒手人间·····	(473)

第六十一回

老去徐娘韶华随逝水
妆成西子蛱蝶戏春风

雪大块头刚在和李小八说话之时，她的婢子却领着两个妙年女郎，直走入室中来。鲁笑介和李小八忙都把眼锋移向这两个女郎身上去。只见这两人都是黑裙革履，一样女学生装束，而且全是瓜子脸，小眼睛，面貌仿佛姊妹俩似的，就只一个胖些，一个瘦长些罢了。这两个女郎见了鲁笑介等在座，都现了一些窘色，一壁一齐走向雪大块头身前，齐声叫着：“雪妈妈！”雪妈妈点头应了，并道：“你们今天怎么又迟来了，他已来了好久，独自在那边房里等着呢！下回再迟了，弄断了主顾，可不干我事的！”那两个女郎听了，都红涨着脸，低头无语。雪大块头遂又掉头对那婢子说道：“你快领着他们到那边房中去罢！俞老爷怕待久了！”那个婢子答应着一声噢，遂领着那两个女郎走向那边房间中去了。李小八因对雪大块头说道：“我以为我的主顾来了，哪知不是！刚才那两个女子，眉眼倒还不错，只是面貌和装束都是一模一样的，莫不是双姊妹罢？”雪大块头应道：“不但是双姊妹，还是一胞生咧！”李小八忙道：“奇哉！”又说，“看她们的衣着和举止行动，好像是女学生，不知在什么学堂读书的。”雪大块头却笑而不答。鲁笑介却又问道：“一双同胞姊妹，可就是刚才你说的什么俞老爷一个人定下的？还是那边房间中有两个男子在？”雪大块头笑着道：“倒是俞老爷单独一个人包下的。他们双方都是老

主顾了，一个礼拜中总得到我这里来会这一两次的。”李小八道：“那位姓俞的倒也香福不浅！一箭双雕不算希罕了，一人占住了一对同胞生的姊妹花，那才是不可多得之事呢？”雪大块头轻轻说道：“说来也是怪可惜的！这两个一胞姊妹，年纪也轻，才貌也都还不错，谁知这位姓俞的已经五十四岁了；从前曾经做过什么买办，手头倒很有几个钱，可是他不但年纪老大，一表又生得怪丑，满脸大麻，一身蛇皮疮，要是他没有几个钱，这一双姊妹花，又何至生生破坏在他手里？”李小八忙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雪老太，我倒要怪你不是了，你怎么经手了这一件颠倒姻缘，可不作了大孽了？”雪大块头叹道：“咳！李先生，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们一双姊妹俩所缺的是钱，所有的是色；那位姓俞的有的是钱，要的是色，我只得以彼所有，补此不足，以此所无，换彼所余，全为的各供他们之需要罢了，要不这样，我也没奈何呢？你要是亲耳朵听得了他们的姊妹俩几次三番向我千恳万求之话，那么你才决不错怪我了！”李小八听了雪大块头的一番话，刚欲再说时，只见刚才开门的老妈子蹑手蹑脚的掩将进来，走到雪大块头身边，凑着她耳朵轻轻说了几句话。雪大块头点点头儿，一壁说道：“这又碍做什么呢？到我这里来的人，都是千稳万妥的，还怕泄漏不成？”李小八见了这般鬼祟之状，就问什么事，雪大块头道：“给你定下的人倒来了，只是她听说这里有两个客人在，却不肯上来。”鲁笑介忙道：“既然怎的，那么我让开是了。”说时，就立起身来，要退往外间去。雪大块头疾来拦阻道：“鲁先生尽坐着，由我自己去叫她进来是了！她是肯听我话的。”说罢，便偕着那老妈子急匆匆地走下楼去。

隔了好一会儿，雪大块头果携着一位年纪约摸有二十岁

的女子走进室来。那女子遍体锦绣，手上还佩着两枚钻戒，正是光彩眩目，脸盘小圆，眉清目秀，却是一位俊逸佳人。那女子走进室后，便在墙隅一条藤椅上坐下，却是默不作声。雪大块头坐在她身畔，悄悄地指着李小八给她看。这时候，雪大块头就走来低声向李小八道：“合意么？”李小八忙点头应道：“很好！”雪大块头才又笑着去问这佳人。这位佳人虽是笑而不答，也就心许了。鲁笑介既经见了这位佳人，也更无留恋之意，遂站起身来，对李小八说道：“你圆你的好梦吧！我要走了。”李小八、雪大块头都留着他要他多坐一会去。鲁笑介却是不肯，一壁从身畔胡乱掏出两纸钞票来，也不问是十元二十元的，暗暗塞给李小八叫他去转交给雪大块头。李小八接了，鲁笑介即向雪大块头告辞而出。雪大块头和李小八都亲自下楼相送。鲁笑介出了门，因时光已是不早，别处不便再去勾留，遂坐着汽车回家去了。

隔不几天，雪大块头果然派人送了两件绣画和四幅书画便面来。鲁笑介知道这是雪大块头来打抽丰，也就慨然送了她八十块钱。这些绣件便面，只搁在一边，也不再理会。后来他又打听得雪大块头虽能书画，却并不高明，所有她送人的东西，全是有人代笔的；这代笔之人，便是往年的名妓吕萍萝。吕萍萝本是一个绝色美人，生平最爱读《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回目，全能句句背出，又懂得书画文艺，只因为如今年老色衰，就在雪大块头那边做了一个代笔之人。鲁笑介打听得这一段情形后，知道雪大块头是一位通天老狐，此后也不再到她机关中去，钟日价仍和一辈名伶名妓周旋，或者和成公保的两位公子作竹林之戏，倒也逍遥快乐，分外自在。不知不觉，已是残冬腊尾，鲁笑介闲着无事，还是以花丛竹林为消遣。一天，他打听得那位鼎鼎大名的名妓林擎擎又出

山了。鲁笑介心想这林颦颦不是很老了么，怎么又重理旧业起来了？一时打动了好奇心，便邀同几个朋友去开了一个房间，写了一纸局票，交给茶房，叫他去征林颦颦。隔了有两刻钟之久，那个老尤物果然姗姗而至了。鲁笑介一看见她，虽是五十许的老徐娘，容色倒还像三十许人；十个手指儿，又白又嫩又肥，更宛似小孩一般。鲁笑介看了，大为惊奇，就问她怎样还能如此白净？林颦颦就道：“不瞒少爷说，像我这样一个妇人，一生一世，少说些，总有一千个男子和我发生过那关系的了，论理还岂有不老之理，只因为我闲常时常常服着珠粉，所以才这样；我要是现在不抽口大烟时，面色也许还能轻上一些呢！”鲁笑介听了，才明其故。但这天林颦颦穿的衣服，却是一件蓝色的满洲妇人旗袍，当时众人见了，都以为好笑，林颦颦却侃侃而言道：“诸位大少们倒休笑我这件衣服，我只因为急于挂牌应征，行头全没完备，打开旧箱笼来一看，却搜得一件往年在北平做的旗袍，便把它胡乱穿上了；这自然是一件过时之物，哼！但请诸位大少们瞧着罢！这一件过时的旗袍一穿到我林颦颦身上，定会变成最崭新的时鲜货，包管不几天时，那辈刚出世的姊妹们，全要学样穿起旗袍来了；说不定从此以后，还要风行全国咧！到得这时，怕我这老货也看不见了。”众人听了林颦颦的谈吐，觉得这位老妓，果是不凡。就按才调而论，也足压倒后起的一辈黄毛丫头了。林颦颦只稍坐了一会儿，就立起身来，道声诸位大少宴歇，请过了，迳自翩然而去了。鲁笑介既经见了这位大名鼎鼎的老林颦颦，一心满足，就又和众人离开旅馆，到一家日本料理馆中去吃了一些东西，又到一处总会中去逛了半天，回家以后，却接到他父亲从浙江拍来的电报，叫他回浙江度岁去。鲁笑介随即稍稍料理了上海之事，迳自赴浙度岁。直

过了元宵佳节，方还上海，重理他的旧生涯。

清明过后，天时渐渐暖和起来，鲁笑介忽发雅兴，又到浙江去打算逛一回西湖。恰巧这时候北方的谭奇才派他的心腹之人杨宏渚到浙江来和他老子接洽一些事。杨宏渚本是一个诗酒风雅的人物，便想趁这机会，游览游览西子湖畔的风物。鲁笑介的老子就命鲁笑介陪着杨宏渚游览。两人终日徜徉在六朝三竺之间，谈宴之际，渐相契合。一天，已是桃花零落、杨枝渐浓之时，两人坐着一条船，载着几位杭州美人，在湖中往来泛着。一舸载艳，却也不失雅人深致。杨宏渚在船上就问起鲁笑介道：“听说这里有一个叫做黄八太太的，很负艳誉，就是北方也都知道，不知你知道这人么？”鲁笑介笑道：“怎么不知道呢？她就是黄葛铭财长的妹子呢。只是已在风信年华了。她现就住在那边黄庄内，却有一位情伴和她同居着。这情伴大家都叫他小王，便是当年江西省长王才开的儿子。年纪很轻，恐怕只有十八九岁罢了。面貌非常韶秀，却和他老子当年的丰姿一般。不知何以因缘，被这位黄八太太勾住在那里，用好酒好肉供食他，再也不放他回去。那小王也能感恩图报，以致绝俏的丰度，现在已成了药渣一般了。”杨宏渚道：“如此说来，这位黄八太太倒是爱吃童子鸡的，幸儿你倒没有给他收罗去！”鲁笑介道：“我呢，既非童子鸡，她自然也不要的了。但我和她倒也有数面之缘，黄庄去此不远，坐着这船过去便是。你可要瞧瞧这位黄八太太？由我给你介绍就是。”杨宏渚道：“徒闻其名，未见其人，倒很有意见见她；只是这个小王在，怕又不便？”鲁笑介忙道：“不妨事的。这小王深居在庄内，也不见人，对于黄八太太的举止行动，更绝对不敢干涉。所以黄庄内时常高朋满座，那小王却缩着脖子，躲藏在深处，再也不见他的影踪儿。”杨宏渚道：“如此

便好，那么吩咐船子，把船划去吧！”鲁笑介便命船夫把船开向黄庄去。一路山光水影，花红鸟绿，风光好不清幽煞人。更兼那几个粉头，假肩叠股，轻笑细语，格外见得旖旎欲化。杨宏渚在船上只是和这几个粉头撩拨为戏。那些粉头，也知杨宏渚是北京的大老，又哪个不宛转趋奉？只教别条船上的孤子游人看了，羡慕一个不止。刹那间，那船已在靠岸柳荫深处停住了。鲁笑介遂指着岸上花丛中一座半中半西式的别墅，对杨宏渚说道：“这就是黄庄了。”杨宏渚便跟着鲁笑介上岸而去，由那几个粉头留在船上。两人到了黄庄门前，那个守门者认识鲁笑介的，忙迎请他们两人进去，在一间轩厅中坐下了，送茶敬烟，一面进去通知那位黄八太太。杨宏渚坐在轩厅中，抬眼一看，见四面全是绿色玻璃，雕格长窗。室中一桌一椅，全用蟠曲的树根，天然雕琢而成。窗外绿荫沉沉，仿佛翠幄一般。隔着树叶，远望雷峰塔影，西湖水色，都一一收在眼里。杨宏渚不禁说道：“好一个温柔之乡，正该得一位美人儿。记得山民有两句词道：‘湖风湖雨凉不管，看汝梳头’，此情此景，这个小王也消受不浅啊！”杨宏渚刚在自言自语时，却见窗外修竹丛中，有一个浓妆女子，缓缓行来。鲁笑介忙低声对杨宏渚说道：“瞧吧！这人就是黄八太太了。”一语方罢，黄八太太已含笑而入。先启口问鲁笑介道：“鲁先生，你长久不到这里来，几从上海回来的？”鲁笑介答了，一壁便把杨宏渚介绍给她。黄八太太，也早已知了杨宏渚的大名。又见他为人文雅可亲，就和他刻意周旋起来。杨宏渚见她徐娘虽老，丰韵犹存。更兼眼角眉梢，别有一种神色，分明是脂粉队里一位百战健将，一心也生了好奇之意。主宾们直谈到暮色苍茫之时，鲁笑介已有赋归之意。黄八太太便劝他们索性在这别墅里盘桓一天，明天再去。杨宏渚口头虽谦

辞，人却老坐着不肯立起身来。鲁笑介已经揣出他们两人的心意来，因笑着对杨宏渚说道：“我是这里常来的，就只你难得来游的，刚才你既然赞赏这里的风景好，你不如就在这里留一天吧？也不负黄太太款待之情，到明天我再放船来接你是了。”杨宏渚仍是谦辞着说是初遭相见，便来打扰，那是不便的。黄八太太却向他飞了一个媚眼，笑着说道：“不用客气吧，如此倒见外了！”杨宏渚遂慨然应道：“好！既然蒙黄太太厚意相待，我就打扰一会儿吧，只是太荒谬了。”黄八太太又是笑道：“这有什么荒谬呢？杨先生忒煞言重了。”鲁笑介见杨宏渚已被黄八太太留住了，先就告辞乘船回去。

鲁笑介去后，黄八太太又请杨宏渚在内厅坐了。一面喊婢子阿虎进来，吩咐她到那边藕香斋去收拾清静，以便杨宏渚留宿，一面仍和杨宏渚畅谈种种。两人正在愈谈愈合时，忽然有一个弱冠青年，长挑身材，眉目秀丽，只是满脸现着病色，跳跳跃跃的走将进来，似乎还不曾知道有客人在里边。黄八太太一见这青年进来，忙对他说道：“到里面去！休再到外边来！”那青年红着脸，羞怯怯的向黄八太太望了一眼，默然退出去。杨宏渚料知这青年定是小王。看了刚才的情形，却很代他可怜，但也不问黄八太太这人是谁，却照常和黄八太太谈话。黄八太太还亲手调了一小碗藕粉给杨宏渚吃。又问了上口可嫌甜么？杨宏渚忙道：“很好！很好！我是最爱吃甜的！”黄八太太听了，只是微微地笑。到得夜间，黄八太太更命厨下备上一桌酒筵，款待杨宏渚，自己亲自作陪。那个小王只得躲在里边，独自一人吃饭了。席间黄八太太又伸着一双玉腕，不住的提着银壶劝酒。还举着牙箸，夹了一些好吃的东西，放在杨宏渚的匙内劝他吃。杨宏渚虽是风雅人物，独对于酒量，并不十分好。稍微呷了一杯半杯，脸就红了，再

多吃几杯，便要酩酊。今宵心上既是快乐，又加着黄八太太不住的提壶相劝，酒吃多了，早就醉意续续增加，神志也逐步模糊起来。黄八太太还要殷殷相劝，杨宏渚实在再灌不下肚去。迨到吃饭之时，吃不满半碗之时，只听得喉间哇然一声，满肚皮的鱼肉酒饭，竟一齐吐了出来，吐得一条地毯上腥秽不堪。吐罢，那剩下的半碗饭，再也吃不下去。却倒头在桌，便欲睡了。黄八太太忙道：“这都是我的不是，却把杨先生灌醉了。这里睡不得的，怕窗缝中潮风吹了来要着凉，还是到里边睡去吧！”杨宏渚含糊应道：“好的！好的！里边睡！里边睡！……”黄八太太见了他模糊之状，一壁心中暗在好笑，一面叫阿虎来收拾一切，她自己就亲手搀扶着杨宏渚东横西倒的走进藕香斋去。杨宏渚张开醉眼来一看见了锦衾绣褥，遂扑的倒将下去。直到半夜酒醒，口中干渴，想起身寻茶时，却见自己已经卸了衣服，好好的身卧在绣衾之中，刚一翻身，一条手臂忽又软窝窝的触着一件东西。杨宏渚一震，借着灯光望里床一看，仿佛是一个人影。他酒意还未全醒，以为那人影是什么水妖山鬼之类，不免掉转头去仔细一认，见了那耳根上一个联珠耳环，才记起她原是黄八太太。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